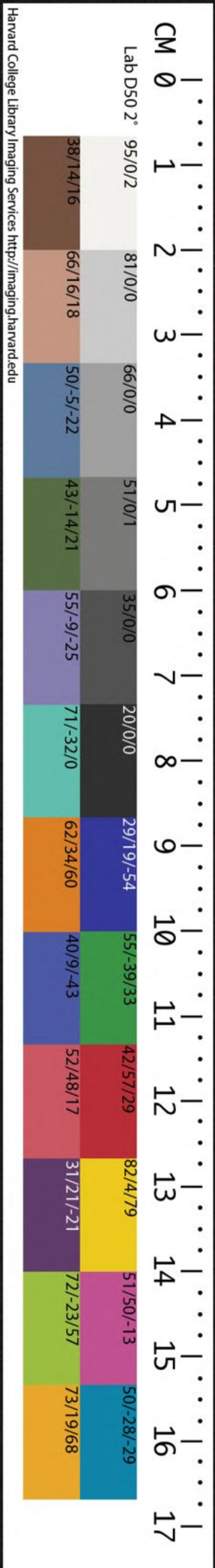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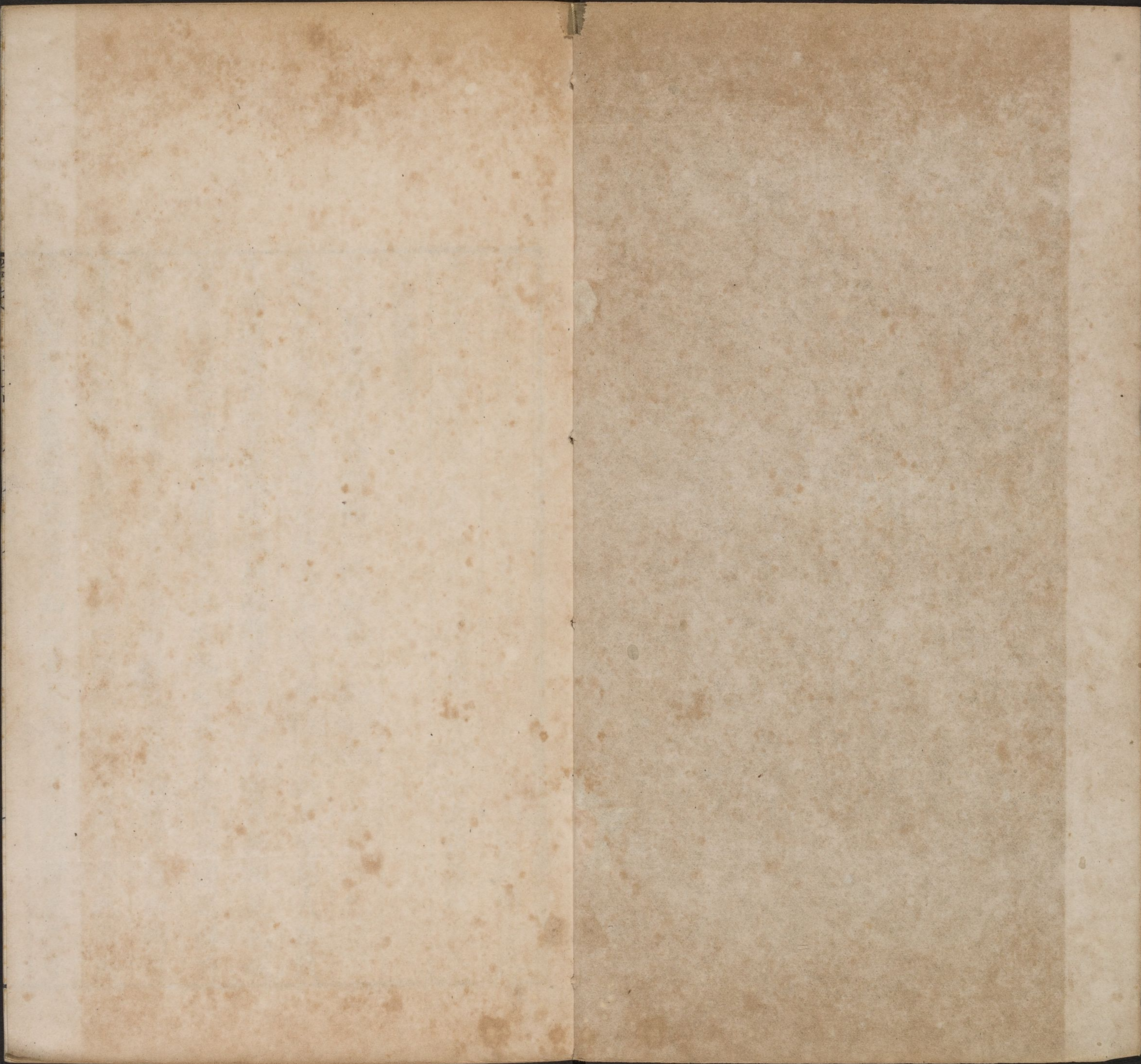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2520/4486 b

15









尚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列傳十九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鄭諸臣傳

公孫闕

瑕叔盈

公子闕

強鉏附

穎考叔者為穎谷封人莊公二十二年

隱元年

公既克弟大叔段

于鄆遂寘公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

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

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三十

尚史

鄭諸臣傳卷十九

一



二年隱十年公將伐許授兵于大宮潁考叔與公孫闕爭車潁考

叔挾輈以走闕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闕怒秋伐許傳于許

潁考叔取公之旗螯弧以先登闕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螯

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我師畢登遂入許公使卒出獬行出

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左傳公孫闕瑕叔盈並鄭大夫闕字子都

厲公時又有公子闕及強鉏黨祭仲厲公自櫟入治與于雍糾

之亂者雍糾祭仲壻殺闕剛強鉏見莊十年或曰公子闕即公孫闕

### 原繁

原繁鄭公族也初事莊公莊公二十六年隱五年衛以燕師伐我

繁及祭仲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公子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

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桓五年王以諸侯伐我繁奉公

為魚麗之陣戰于繻葛大敗王師四十二年桓十一年莊公薨昭公

即位繁事昭公昭公奔衛事厲公厲公出奔蔡復事昭公昭公

遇弒繁事子儀十四年莊十四年傅瑕弒子儀厲公入殺傅瑕使謂

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

之上大夫之位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

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

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

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

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



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左傳

洩駕 良佐 洩堵寇

洩駕良佐並鄭大夫事莊公洩駕是為洩伯莊公二十六年隱五

年駕敗燕師于北制二十八年隱七我及陳平陳五父來蒞盟

及公盟欬如忘駕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良佐如陳蒞盟及

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洩堵寇又名洩堵俞彌事文公為大

夫文公三十三年僖二滑叛我而服于衛寇及公子士入滑滑

聽命師還又即衛三十七年僖二十寇及公子士再伐滑左按

入滑者洩堵寇伐滑者洩堵文公時又有洩駕惡公子瑕者文

俞彌同時同事當即是一人上距莊公九十年此洩駕當別是一人

鄭詹

鄭詹字叔詹為大夫事厲公厲公後三年莊十齊桓公始霸我

不朝齊齊執詹夏詹自齊逃入魯復歸鄭歸鄭事經厲公薨事

文公文公三十五年僖二十楚敗宋于泓還過我入享于我享

畢夜出文芊文公夫人送于軍取我二姬以歸詹曰楚王其不

沒乎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三十六年僖二

年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齊曹宋及鄭公不禮焉

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

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

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



人謂狐偃趙衰賈佗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

之所故乎弗聽明年重耳入立立七年及秦人圍我以我無禮

于晉也左傳

孔叔

孔叔名未詳鄭大夫事文公文公時楚屢伐我齊輒救之十六

年僖三楚又伐我公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十

八年僖五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會

諸侯于首止以定之秋諸侯盟王召公曰吾撫女以楚晉欲鄭不與

齊盟公喜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

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二十年僖七齊伐

我孔叔言于公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

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

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秋諸侯盟于甯母公使

世子華聽命于會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請去

之以為成管夷吾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

左傳

論曰鄭之三良堵叔或即洩堵寇師叔或即孔叔與隨有季梁

楚屈羸師虞有宮之奇晉疑假道良臣在而敵國懼信夫

天子皇武子皇成皇耳

皇武子名未詳為大夫事文公文公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宋公如楚



還入鄭公將享之間禮于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公從之享宋公有加禮文  
公薨事穆公初秦使杞子逢孫楊孫戍我穆公元年僖三十三年杞  
子使秦師襲我公使武子辭杞子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其  
後有皇戍者事襄公襄公八年宣十二年楚圍我我及楚平夏晉救  
我楚師既還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我  
使皇戍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  
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及戰楚  
敗晉師于邲十七年成三年晉討邲之役會諸侯伐我我敗諸邱  
輿戍如楚獻捷十八年成四年襄公薨悼公即位我疆許田許敗

我師公伐許既而公與許男訟于楚成攝公之辭楚不能決十

九年成五年許復愬公于楚夏公如楚訟不勝楚執戍及公子發

公歸遂叛楚戍子耳事簡公耳帥師侵衛衛獲耳于犬邱左傳

孔將鉏 侯宣多 石甲父 石首 石奩 唐荀 姚句耳附

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王

子帶以狄師伐周王適鄭處于汜公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

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初文公賤妾燕姑生公子蘭文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四十年僖三十年蘭從晉文公伐我石

甲父左傳于此作石癸蓋癸或其名而甲父其字也癸與甲父為一人無疑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

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啟之必



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以為世子以與晉平石甲父之後有石首石奘石首事成公晉討公之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既而我及晉成既成復叛晉成公十年成十年晉伐我我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救我過申句耳先歸公子駢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首御公唐苟為右及戰卻至從公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果敗績奘字孟見襄二為大宰事僖公僖公四年襄十一年晉悼公以諸侯再伐鄭十二年

公使奘及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六年襄十三年奘及良

霄猶在楚奘言于楚囊瓦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

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

卿謂良霄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左唐苟

成公之右姚句耳鄭大夫也

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初仕楚既而入鄭事厲公厲公薨事文公

文公十七年僖四年齊伐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申侯曰

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郊莒徐夷觀兵于東夷循

鄭諸臣傳卷十九

鄭諸臣傳卷十九



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而伐陳十八年僖年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已也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公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二十年僖年齊伐我我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楚鬬穀于菟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

君弗可改也已

左傳

論曰襄王在汜三子納君于禮鄢陵之役唐苟讓死以成令名予聞之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輕重之擇以道非死生之謂也

諸公子傳

公子曼伯

子元

祝聃附

公子滿曼

公子伯廖附

曼伯子元二公子也

某公子未詳

曼伯即檀伯莊公二十六年

隱五年

我侵衛衛以燕師伐我祭仲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桓五年王以諸侯伐我公禦之王為



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緇葛命二拒曰旒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我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厲公時曼伯為守櫟大夫厲公四年桓十年祭仲逐厲公明年厲公因櫟人殺曼伯而遂居櫟襄公時有公子曼滿曼滿與大夫王子伯廖

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

義取無德而豐其屋

不過三歲必滅亡

弗過之矣間一歲國人殺曼滿

左傳

公子語

子人氏

子人九

公子語字子人後遂為子人氏厲公之弟也厲公三年

桓十四年公

會魯侯于曹夏公使弟語如魯盟語之後曰子人九文公四十

一年

僖二十八年

晉敗楚師于城濮文公懼使九行成于晉及晉盟

左傳

世子華

公子臧

世子華公子臧並文公子陳媯之所生也華為世子文公二十

年

僖七年

齊以我未服故諸侯盟于甯母公使子華聽命于會子

尚史

鄭諸臣傳卷十九



華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

孔氏孔叔洩氏或即洩堵三冠子人氏或即子人九

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

焉齊侯將許之管夷吾不可且曰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

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華由是得罪暨子臧出奔宋

二十九年僖十六年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

左傳

公子士 公子瑕 公子俞彌

公子士亦文公子江女之所生也文公三十三年僖二十年滑叛鄭

而服于衛士及洩堵冠入滑滑聽命而又叛三十七年僖二十四年

上再伐滑後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公子瑕公子俞彌亦

文公子蘇女之所生也俞彌早卒瑕為洩駕所惡文公亦惡之

瑕奔楚既而楚伐鄭將納瑕門于桔株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瑕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左傳

公子去疾 良氏 此下穆 十一族 公孫輒 良霄 良止

公子去疾又曰棄疾字子良後遂為良氏穆公之子也穆公薨

世子夷即位是為靈公靈公元年宣四年公子歸生弒靈公國人

立去疾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

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去疾去疾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

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襄公五

年宣九年楚伐我晉救我公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去疾憂



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自是晉楚交兵

明年我及楚平晉

伐我取成而還冬楚伐我七年

宣十年

楚復伐我及櫟去疾曰晉

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

楚盟于辰陵既又微事于晉八年

晉十年

楚圍我克之公肉袒牽

羊以逆楚許之平潘廼入盟去疾出質夏晉救我楚敗晉師于

邲十年

宣十年

晉伐我我懼使公孫張

穆公孫

代去疾于楚以去疾

為有禮也

有讓國之禮

十六年

成二年

去疾及魯侯諸侯之大夫盟于

蜀十七年

成三年

去疾帥師伐許襄公薨事悼公悼公薨事成公

悼公之立也從晉楚伐我晉救之及成公立二年

成七年

去疾相

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左傳

去疾卒子輒嗣輒字子耳為司空簡公

二年

襄八年

輒及公子發侵蔡獲蔡公子燮冬楚伐我輒及公子

發公子駢欲從楚乃及楚平三年

襄九年

晉以諸侯圍我我成冬

同盟于戲楚伐我我又及楚平四年

襄十年

輒及楚師伐宋師于

訾毋圍宋門于桐門秋及楚師侵魯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侵

宋北鄙冬十月尉止司臣堵女父子師僕殺輒及公子發公子

駢

左傳

輒子曰良霄字伯有簡公四年

襄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使

公孫舍之侵宋欲以致諸侯夏諸侯伐我我成同盟于亳及楚

將伐我公又逆之伐宋秋諸侯復伐我我使霄及大宰石奐如

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六年

襄十三年

楚歸霄十一年

襄十八年

霄從

公會諸侯于魯濟同伐齊十九年

襄二十六年

霄會魯侯晉趙武宋

鄭諸臣傳卷十九



向戌曹人于澶淵討衛疆戚田取懿氏六十田六十并以與孫林父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二十年襄二十七年霄會晉楚及諸侯之大

夫于宋秋盟于宋既盟公享晉趙武于垂隴霄及公孫舍之六

卿從趙武請皆賦以觀志霄賦鶉之奔奔趙武曰牀第之言不

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趙武告羊舌肸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

乎幸而後亡肸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二十

一年襄二十八年魯侯如楚過鄭霄廷勞于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

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二十

二年襄二十九年霄使公孫黑如楚黑公子駢之子駟氏不可強使之黑怒將

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于伯有氏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及大夫盟

霄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馬在其家

臣謂霄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又將使

黑如楚歸而飲酒黑伐而焚之霄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公及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霄聞國人之盟已

也怒聞罕虎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

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頡子羽之孫馬師官名介甲也用襄庫之兵甲也以伐舊北

門駟帶伐之霄使于羊肆僕展者鄭大夫從霄與之皆死馬師

頡奔晉霄子曰良止霄既死國人相驚以良霄曰伯有至矣則

皆走不知所往魯昭公之六年二月或夢霄介而行曰壬子余



將殺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公孫僑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游言問其故僑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吉日公孫洩何為洩子孔之子言子孔不為厲立洩何為僑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以妖鬼立後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以解說民心也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僑適晉趙成問焉曰伯有能為鬼乎曰能人生始化曰鬼始化謂有生之初既生鬼陽曰鬼用物精多則鬼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鬼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

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左傳

公子偃游氏公孫蠆游販游良游吉游楚

公子偃字子游穆公之子游氏之始也襄公時我及楚平十七

年成三年晉以諸侯伐我次于伯牛晉師遂東侵我偃帥師禦之

使東鄙覆諸鄆敗諸邱與我如楚獻捷十九年成五年公及許男

訟于楚不勝楚執我皇成及公子發公歸使偃請成于晉許之

二十年成六年偃相公如晉拜成左傳偃卒子蠆嗣字子蟾初事僖

公僖公遇弒簡公生五歲而立蠆備六卿事簡公簡公元年襄

鄭諸臣傳卷十九



年楚伐我薑欲待晉公子駢不可遂從楚二年襄九年晉以諸侯

再伐我我及晉平楚伐我公子駢又將及楚平薑曰與大國盟

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駢不可又及楚平三年襄十年尉止司臣

子師僕亂殺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薑帥國人攻殺尉止子師

僕他盜奔宋薑代公子發為司馬冬十月諸侯復伐我我及晉

平師還楚救我諸侯之師復進與楚師夾潁而軍薑曰諸侯既

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已而諸侯之師侵我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明年遂及晉平七年襄十年薑會諸侯之大夫

會吳于向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薑謂衛社宮

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括說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衛逐其君獻公立公孫剽冬薑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

定衛八年襄十年晉悼公卒薑送葬九年襄十年諸侯會于溴梁薑

及諸侯之大夫盟夏薑聞諸侯將伐許遂相公從諸侯伐許十

一年襄十年薑從公會諸侯伐齊十二年襄十年夏四月薑卒赴于

晉晉以其善于伐秦也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左傳薑

子販嗣販字子明販子二長曰良次曰吉簡公十五年襄二十年

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販殺之以

其妻行于是公孫舍之廢游良而立吉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

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謂販有罪而良又不賢也求亡妻者使復其



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游吉遂嗣為卿游吉所謂子大叔也初事簡公為卿又為令正主辭令之正見簡公十七年襄二

年楚伐我諸侯救之晉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我我卜宛

射犬吉宛射犬者鄭公孫也吉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謂

下之不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吉曰不然

可與等分無大小國之異部婁無松柏駘躒坐射犬于門外既食而後食之射犬怒及楚

師不告而馳之入壘又弗待而出既免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

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

孫之亟也二十一年襄二十公使吉如楚及漢楚人以公不親

朝也還之曰宋之盟在襄二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子姑

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吉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

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

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

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

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

勞之敢憚吉歸復命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

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願曰迷

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



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秋吉如晉晉將朝于楚二十二年襄二

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吉見衛大叔儀與之語大叔儀曰甚

乎其城杞也吉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杞夏

餘是屏具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

云之二十三年襄三駟氏殺良霄于是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

命于介介副使也而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帶盟用兩珪質于河

使公孫盼入盟大夫乃復歸二十五年昭元公孫黑與游楚爭

妻事見公孫黑傳楚擊黑以戈公孫僑為政將逐楚咨于吉吉曰吉不

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

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遂放游楚于吳游楚者字子南穆公孫

吉之從祖也夏公及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吉及諸大夫私盟于

薰隧為游楚亂故也冬楚君郊敖卒靈王即位吉如楚葬郊敖

且聘立君歸謂公孫僑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

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僑曰不數年未能也二十七年昭三吉如

晉送少姜晉平公妾之葬梁丙張趯並晉大夫見之丙曰甚矣哉子之為

此來也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大弔卿共葬

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

鄭諸臣傳卷十九



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言禮數如守適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

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趨

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

暑乃退火心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

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吉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幾其不為晉諱也齊果繼室于晉秋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

使謂吉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其將來今子

皮實來小人失望吉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張

字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三十二年昭八年晉虓祁宮成吉相公

如晉賀晉史趙見吉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吉曰

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三十三年昭九年吉及魯宋

衛大夫會楚子于陳三十六年昭十年簡公薨定公即位夏五月

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吉使其除徒執用用毀廟具以立而

無庸毀日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

既如是公孫僑僑即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

而塌塌下棺與窆同義弗毀則日中而塌吉請毀之僑弗毀日中而葬

定公元年昭十三年公會諸侯于平邱吉及公孫僑相僑以幄幕九

張行吉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及同盟于平

邱令諸侯日中而除除地為壇僑命外僕速張于除吉止之使待明

日及夕僑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六年昭十年鄭災秋



公孫僑為火故簡兵大蒐將為蒐除

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吉之廟在

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

庭蒐場也

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

北使眾鄉廟而立

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

言使眾南鄉廟而毀

公孫

僑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八年

昭二

十年公孫僑有疾謂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詭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吉為政不忍猛而寬國多

盜殺入于萑苻之澤吉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

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十二年

昭二十四年

公如晉吉相之見

晉士鞅時王子朝亂周王居狄泉鞅謂吉曰若王室何吉曰老

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

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聲矣惟壘之耻王

室之不寧晉之耻也鞅懼十三年

昭二十五年

晉會諸侯于黃父謀

納王吉見晉趙鞅鞅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鞅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

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

馬牛羊雞犬豕

五牲

麋鹿麇

三犧

祭天地宗廟三者曰犧

以奉五味為九文

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六采

青與白赤



與黑玄與黃五章青與赤曰文赤與白曰章白與黑曰繡以奉五色

相次曰六色曰黼黑與青曰黻五色備曰繡

為九歌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八風八方

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七音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以奉五聲為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

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

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

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

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

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趙鞅

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

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

不亦宜乎鞅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冬楚子使遠射城州屈

復茄人焉還復茄人于州屈城邱皇遷訾人焉遷訾人于邱皇使熊相祺郭巢

為巢季然郭卷為卷吉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

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明年楚子果卒十六年昭二十八年定公

薨獻公即位獻公二年昭三晉頃公卒吉弔且送葬晉使士彌

牟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

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

鄭諸臣傳卷十九

鄭諸臣傳卷十九

鄭諸臣傳卷十九

鄭諸臣傳卷十九







年尉氏司氏五族作亂殺發及公子駢公孫輒左傳子僑嗣僑字

子產又字子美簡公元年襄八年發侵蔡獲蔡公子燮國人皆喜

唯僑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

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發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韓

子子產忠于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于人臣而獨忠于主主

聽與不聽未可知而女已離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非徒危

已又且三年襄十年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五族亂殺發

及公子駢公孫輒駢之子公孫夏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先

尸而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僑聞盜為門

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

而攻盜于北宮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餘盜奔宋公子嘉當

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于弗順將誅之僑止之

請為之焚書嘉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

國不亦難乎僑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

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

犯眾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五族之亂

也公子嘉知之故不死又為政專國人患之十二年襄十年殺嘉

使公孫舍之當國公孫夏聽政立僑為少正十五年襄二十年晉

徵朝于我我使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

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



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  
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是年冬楚伐鄭謂敝邑欲從執事而

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

三月先大夫子矯即公孫蠆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朝楚而曰觀釁亦飾辭也晉

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做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

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

鄭使石奭告絕于楚楚人執之云貳于楚者亦飾辭也溴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

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

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

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

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

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重圖之呂氏春秋晉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

嚮歸曰鄭子產在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十八年襄二十五年公孫舍之及僑

伐陳入之僑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

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

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



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晉人不能詰乃受之十九年襄二十六年公賞入陳之功賜舍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八邑賜僑再命之服先六邑僑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

兩禮也臣之位在四

公孫舍之上卿公孫夏次卿良霄又次之僑故在四

且舍之之功也

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冬楚伐我國人將禦之僑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釁動畜貪言鄭之欲禦楚者皆釁勇貪禍之小人不可從也

公孫舍之說不禦寇明年晉楚果平諸侯盟于宋二十一年

襄二

年十八蔡侯歸自晉入于鄭公享之不敬僑曰蔡侯其不免乎日

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



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天子班之妻僑  
 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公孫黑即子哲將伐良霄即伯大夫和  
 之二十三年襄三僑相公以如晉羊舌肸問鄭國之政焉對曰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  
 乃可知也肸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哲好在人上  
 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僑如陳涖  
 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  
 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天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  
 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良  
 霄霄奔許人謂僑就直助彊僑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

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言中立無所助歛伯有氏之死者而

殞之不及謀而遂行罕虎自止之僑入受盟于子哲氏公及大

夫盟于大宮既而良霄入伐舊北門駟帶伐之皆召僑僑曰况

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言終無所與也良霄死僑禭之枕之股而哭之

歛而殞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罕虎授僑政僑

為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游吉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僑

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吉曰若四國何僑曰非相違也而相從

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

其所歸既公孫段懼而歸邑卒與之二十四年襄三十一年公如晉



僑為相晉以魯襄公之喪故未之見僑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

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士匄復命趙武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匄謝不敏焉乃築諸侯之館羊舌肸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二十五年昭元年公孫黑與游楚爭妻楚擊黑以戈大夫謀之僑曰直鈞游楚先聘楚直也楚用戈黑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楚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



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  
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  
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在從兄不  
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  
楚于吳秋晉侯有疾公使僑如晉聘且問疾羊舌肸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僑  
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邱宋地  
主祀辰星  
辰大辰大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晉地主  
祀參星參水  
火也火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  
也星也

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  
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叔大叔焉  
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為立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  
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  
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于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脩今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壅氣止而不行閉氣塞而不通湫氣聚而不散底氣泄而不快露羸也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今無乃壹之壹同四時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

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

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

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楚

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驪櫟鄭地 國人懼僑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弑君 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既而

圍弑郝敖殺伯州犂二十六年昭二年 公孫黑將作亂殺游氏僑

數其三罪而殺之二十七年昭三年 僑相公如楚楚子享之僑賦

吉日既享僑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昭四年 楚使

如晉求諸侯以專會諸侯 楚子問于僑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

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

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楚子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

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

畏宋邾畏魯魯衛偏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

也誰敢不至楚子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

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楚子使問禮

于宋向戌及僑戍獻公公合諸侯之禮六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六君子謂戍善守先代僑善相小國僑作邱賦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



今于別賦其田如魯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蠶尾以

之田賦履畝而賦也夫以告僑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令于國國將若之何渾罕夫以告僑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二十九年昭五僑相公

會晉侯于邢邱三十年昭六鑄刑書晉羊舌肸遺僑書讓之曰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僑復書曰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

大惠三十一年昭七僑聘于晉晉侯有疾韓起逆客私馬曰寡

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

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

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起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僑莒之二

方鼎古文瑣語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

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顛顛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

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崇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

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廷則無傷今窺君之

屏病而無傷其祭顛顛三十五年昭十楚執蔡侯殺之而圍蔡

共工乎從其言而病問昭十楚執蔡侯殺之而圍蔡

晉為會于厥憇謀救蔡罕虎將行僑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

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

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王謂美惡周必復王

惡周矣昭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梁晉請蔡楚弗許卒滅

之三十六年昭十簡公薨定公即位夏僑相公如晉五月葬簡

鄭諸臣傳卷十九



公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同游吉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僑曰諸侯之賓能

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

中而葬定公元年

昭十年

公會諸侯同盟于平邱僑及游吉相及

盟僑爭承

承貢服之次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

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游吉咎

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僑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四年

昭十年

晉韓起來聘起有環其一在

鄭商起謁諸公僑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游吉子

羽

亦穆公子名不載

謂僑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

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問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

僑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

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

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

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死而求玉焉貪



淫其美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  
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起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  
曰必告君大夫韓起請諸僑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僑對曰昔我先君桓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芟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  
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  
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  
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  
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  
邑也亦弗為也

言大國有所號令而共給無有藝法鄭雖為晉邊鄙之邑亦弗為也

僑若獻玉不

知所成政私布之韓起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  
之及六卿餞起于郊起私覲于僑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六年

昭十年夏五月鄭災

僑救火及禱旱龍圖事並見五行志

火之作也僑授兵登陴游吉曰晉無乃討乎

僑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  
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  
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僑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  
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  
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八年  
昭年僑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僑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游吉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  
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  
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僑乃問四國之  
為于揮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  
子使斷之事成乃授游吉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僑之為政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韓非子簡公謂子產曰國迫于荆晉之間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守其內也已固矣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又曰簡公謂子

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等瑟不鳴寡人之事國家不  
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  
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于街者  
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尸子說苑畧同呂氏春秋子產  
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  
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曰其聲懼  
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  
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  
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家語孔子曰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  
食之勿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  
濟冬涉者是愛無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也  
畜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左傳

僑子參字子思  
史記鄭昭君之時以所愛除摯為相國亂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

白不提摯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闕道不拾  
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不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

鄭諸臣傳卷十九



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按子產事簡公上距昭公殊遠又無徐摯其人不知史說何本

初事定公定公薨事獻公獻公四年昭三十二年參及諸侯之大夫

會于狄泉城成周獻公薨事聲公聲公十一年哀五年駟秦公子駟之

後富而侈鄭人惡而殺之參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不守

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十

三年哀七年宋圍曹參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救

曹三十三年哀二十七年晉荀瑶伐我我請救于齊齊救之及濮雨

不涉參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

齊師出瑶乃還參卒謚曰桓左傳

公子喜子罕氏 公孫舍之 罕虎 罕嬰齊 罕達

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罕氏之始也喜為卿歷事襄公悼公

悼公薨事成公晉以我之貳于楚也執公于銅鞮我立髡頑以

為君成公四年成十年晉會諸侯伐我而將歸公喜賂晉以襄鐘

公乃歸八年成十四年喜帥師伐許敗焉公復伐許入其郭十年成十四年

喜伐宋宋敗喜于洧陂退舍于夫渠不做我覆之敗諸洧陵

十四年襄二成公薨僖公即位于是喜當國公無禮于大夫元

年襄三年公如晉公子豐亦穆公子欲愬諸晉而廢之喜不可後卒過

弒左傳喜子二公孫舍之公孫鉏鉏為馬師氏見氏族志舍之字子展

喜卒舍之嗣為卿簡公元年襄八年我侵蔡獻捷于會邢邱楚伐

我諸大夫欲從楚舍之欲待晉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

尚也 鄭諸臣傳卷十九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棟七年會鄒八年會邢邱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

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公子騂不可乃及楚平明年晉兩伐我

我及晉平楚伐我我又及楚平三年

襄十年

楚及我伐宋衛救宋

師于襄牛舍之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

于楚國將若之何公子騂曰國病矣舍之曰得罪于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遂侵衛秋諸侯伐我我

及晉平楚師至我又及楚平四年

襄十一年

我患晉楚之故諸大夫

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

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舍之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

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侵

我大獲舍之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

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舍之遂侵宋夏諸侯伐我我成楚將伐我公復逆之伐宋秋諸

侯悉師以復伐我我使告楚將服于晉乃與晉成晉趙武入盟

公舍之出盟晉侯十一年

襄十年

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

起楚師以去之楚聞之伐我于是公會諸侯伐齊嘉及舍之公



孫夏守舍之夏知嘉之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信于城下而還十二年襄十九年舍之及公孫夏伐公子嘉殺之而分其

室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公孫僑為卿陳及楚伐我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我怨之十八年襄二十五年舍之及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

陳宵突陳城入之舍之命師無入公宮與僑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賂以宗器陳侯免免音問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

纍以待于朝舍之執紼而見繫馬韁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僑入數俘而出祝板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冬

舍之相公如晉拜陳之功十九年襄二十六年公賞入陳之功享舍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僑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僑

辭受三邑晉以孫林父故執衛侯秋公及齊侯為衛故如晉晉侯兼享之賦嘉樂國弱相齊侯賦蓼蕭舍之相公賦緇衣羊舌

盼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晉侯使盼告衛侯之罪國弱賦鸞之柔矣逸詩舍之

賦將仲子兮晉乃許歸衛侯盼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已士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為七穆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

靈王崩將葬公在楚上卿居守舍之使印段公子甲孫往良霄即伯有曰弱不可舍之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

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段如周夏五月舍之卒左傳子虎字子皮簡公二十



二年

襄二十九年

舍之卒虎嗣上卿為冢宰于是鄭饑而未及麥虎

以舍之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民二十三年

襄三十年公孫

黑即子皙

伐良霄

即伯有

霄奔許大夫聚謀虎曰仲虺之志云亂

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

故不免公孫僑殯伯有氏之死者而出奔印段從之虎止之衆

曰人不我順何止焉虎曰夫子禮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僑

僑乃入既而良霄死僑葬之公孫黑欲攻僑虎怒之曰禮國之

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冬十月為宋災故虎會諸侯之大

夫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虎授公孫僑政僑辭曰國小而

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虎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

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二十四年

襄三十一年

虎欲使尹何為邑公

孫僑曰少未知可否虎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僑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

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

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

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虎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

鄭諸臣傳卷十九



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僑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虎以為忠故委政焉二十五年昭元年虎會諸侯之大夫于號夏晉趙武魯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公兼享之禮終乃宴虎賦野有死麇之卒章趙武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彪也可使無吠虎及叔孫豹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二十七年昭三年晉逆齊女為夫人虎如晉賀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

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晉使羊舌肸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二十九年昭五年虎如齊娶于子尾

氏晏嬰驟見之陳恒問其故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三十四年

昭十年晉平公卒虎如晉會葬虎將以幣行公孫僑曰喪焉用幣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

人而國不亡虎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晉辭

虎盡用其幣歸謂公孫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

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

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三十五年昭十年楚圍蔡虎會諸侯之

大夫于厥憇謀救蔡定公元年昭十年秋虎卒公孫僑從公會平



邱歸未至聞虎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左子傳

二嬰齊黓嬰齊字子齋嬰齊嗣卿卒子達嗣達字子姚又曰子

賸是為罕武子達事獻公聲公聲公六年定十年達帥師伐宋敗

宋師于老邱晉范中行氏叛八年哀二年齊輸范氏粟達及駟弘

送之晉趙鞅禦之戰于鐵我師敗績達之嬖許瑕者求邑于達

無以與之許外取許之十五年哀九年圍宋雍邱將以與許瑕宋

皇瑗圍我師每日遷舍壘合我師哭達救之大敗宋取我師于

雍邱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初宋鄭之間有隙地曰

彌作頓邱王暢岳戈錫凡六邑公孫僑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

宋平元之族公子辰公自蕭來奔我為之城岳戈錫十八年哀十年

子地之屬

二宋向巢伐我圍岳達救岳圍宋師明年宋向黓救其師達使

徇于師曰得桓黓者有賞黓逃歸遂取宋師于岳以六邑為虛

達卒謚曰武左傳

公子駢駢子駢氏公孫夏駢帶駢偃駢絲

駢乞駢頴公孫黑鄧析駢印附

公子駢字子駟穆公之子駟氏之始也為鄭正卿弒僖公而立

簡公事見逆臣傳駢子二公孫夏公孫黑夏字子西簡公三年

襄十年盜殺駢夏嗣為卿八年襄十年晉悼公卒夏如晉奔喪十一

年襄十年公子嘉將起楚師以去諸大夫于是公伐齊夏及公孫

舍之守知嘉之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還明年夏及

鄭諸臣傳卷十九

尚史



舍之伐嘉殺之舍之當國夏聽政為正卿十八年襄二十五年我伐

陳入之冬夏復伐陳陳及我平十九年襄二十六年公如晉歸使夏

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左傳夏子

二駟帶駟乞

帶字子上夏之子也夏卒帶嗣為卿亦事簡公簡公二十三年

襄三十年駟氏伐良霄霄自許復入伐舊北門帶率國人伐之霄死

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而奔晉帶追之與之盟吉復歸三

十年昭六年二月或夢良霄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壬子帶

果卒左傳帶子偃

偃字子游帶之子也帶卒偃嗣為卿事定公定公四年昭十六年晉

韓起來聘六卿餞起于郊起請皆賦以知鄭志罕嬰齊賦野有

蔓草起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公孫僑賦鄭之羔裘起曰起不

堪也游吉賦褰裳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游吉拜起

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偃賦風雨豐施賦有女

同車印葵賦摯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皆

昵燕好也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僑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七年昭十九年偃卒偃娶于晉大夫生絲絲弱其父兄立

駟乞駟乞者帶之弟偃之叔父也公孫僑憎其為人且以為不

順弗許亦弗止駟氏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使以幣來問乞

立故駟氏懼乞欲逃僑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于大夫謀對僑不



謀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  
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  
民有兵亂猶潭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  
寡君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  
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乞字子瑕乞之子曰駟  
顓顓字子然獻公十二年定八年顓嗣游吉為政明年顓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析亦鄭大夫改所鑄舊制不受君命私造刑法書于竹簡君子謂顓于是不忠  
用其道而不恤其人無以勸能矣左呂氏春秋鄭國多相懸以傳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

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子  
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  
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所欲勝  
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于是殺鄧析而民心乃服列  
子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數難子  
產之治子產誅之○二說與傳異漢書名家鄧析二篇○說庸  
近無  
大奇

公孫黑字子皙公子駢之次子也為行人鄭尉氏司氏之亂其  
餘盜在宋簡公八年襄十五年我納賂于宋以求之以黑為質宋盡

歸之二十二年哀九年良霄使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良霄曰世行也言黑世為行人黑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

之有良霄將強使之黑怒將伐霄大夫和之盟于伯有氏即良霄

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公及大夫盟駟良爭故秋良霄又將使黑如楚



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霄奔許徐吾犯大之妹美二十五年

昭元年公孫楚即游楚子南氏聘之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公孫僑僑

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

皆許之黑盛飾入布幣而出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遂適

楚黑怒既而橐甲以見楚欲殺之而取其妻楚知之執戈逐之

及衝擊之以戈黑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

也故傷大夫謀之公孫僑曰直鈞謂先聘楚直楚用戈黑直也幼賤有罪罪

在楚也乃逐楚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

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楚于吳

夏六月公及大夫盟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

于薰隧黑彊與于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公孫僑弗討二

十六年昭二年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黑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公孫僑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



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僑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黑請以印黑之子為

褚師市官僑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

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黑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左傳駟印事無所見

公子印 印氏 公孫黑肱 子張 印段 子石

公子印名不載亦穆公子印氏之先也歷事靈襄悼成四公成

公七年 成十年 為公子班所殺 事見班傳 子印子曰公孫黑肱黑肱字

子張又曰伯張初事襄公襄公從楚邲之役使公子去疾為質

于楚襄公十年 宣十年 晉伐我公懼使黑肱代去疾于楚最後事

簡公為卿簡公十一年 襄十年 黑肱從公會伐齊十五年 襄二十年

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

羊殷以少牢 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

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秋九月黑肱卒印段嗣 左傳 段字子石

黑肱之子也嗣為卿事簡公簡公二十年 襄二十年 六卿從公享

晉趙武于垂隴趙武請賦以觀志公孫舍之 子賦 草蟲武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也良霄 伯賦 鶉之賁賁武曰牀

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公孫夏 子賦 黍

苗之四章武曰寡君在武何能為公孫僑 子賦 隰桑武曰請受



其卒章游吉

子大

賦野有蔓草武曰吾子之惠也段賦蟋蟀武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

子石公

賦桑扈武曰匪

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武告羊舌

盼曰伯有將為戮矣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

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二十二年

襄二十九年

靈王崩段如周會葬二十三年

襄

十年公孫黑伐良霄公孫僑出奔段從之罕虎自止之僑及段入

皆受盟于子皙氏二十四年

襄三十一年

公如晉罕虎使段如楚以

適晉告二十六年

昭二年

晉少姜卒段如晉弔

左傳

段卒子癸嗣卿

癸字子柳事定公

公子豐

豐氏

公孫段

子石

豐施

子旗

公子豐

名未詳

穆公子豐氏之先也僖公之為大子也與子豐適

楚不禮焉及僖公即位元年

襄三年

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

之公子喜止之後卒遇弒子豐卒子公孫段嗣段字子石又曰

伯石事簡公簡公二十二年

襄二十九年

段會諸侯之大夫城杞二

十三年

襄三十年

公孫僑為政有事于段賂與之邑既而段懼而歸

邑卒與之良霄死使大史命段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

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公孫僑惡之使次僑位二十五年

昭元年

楚公子圍來聘且娶于段將以眾逆僑患之使辭焉楚知

有備乃逆而出二十七年

昭三年

公如晉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

尚也

鄭諸臣傳卷十九

四



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  
州田以胙乃舊勳段再拜稽首受策以出段子豐施施字子旗  
三十一年昭七年段卒施嗣為卿公孫僑為施歸州田于韓起曰  
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  
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起辭僑曰古  
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  
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  
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  
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韓起受之左傳

公子嘉

子孔氏

公孫洩

孔張

公子嘉字子孔穆公妾宋子之所生孔氏之先也嘉歷事五公

靈襄悼  
成僖

及簡公之立也少故公子騂當國公子發為司馬公孫

輒為司空嘉為司徒簡公元年

襄八年

楚伐我嘉欲待晉公子騂

欲從楚遂及楚平明年晉會諸侯伐我我成嘉從公及諸侯同

盟于戲晉人不得志于我冬復伐我次于陰口嘉曰晉師可擊

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公孫舍之不可晉師還楚又

伐我我又及楚平三年

襄十年

尉氏司氏作亂攻執政于西宮之

朝殺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嘉知之故不死遂代騂當國為載

書以位序聽政辟

言各守職位以  
受執政之法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

公孫僑止之且請焚書焚書而後眾乃定十一年

襄十年

嘉又欲



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楚師起直  
 公伐齊嘉及公孫舍之公孫夏守二卿知嘉之謀完守入保嘉  
 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嘉為政專國人患  
 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嘉當罪以其甲及子草公子子然子  
 良士子孔子氏之甲守公孫舍之公孫夏率國人伐之殺嘉而分其  
 室子草子良出奔楚子公孫洩三十一年昭七年公孫僑立洩嗣  
 嘉後左傳孔張嘉之孫蓋洩之子也為大夫事定公定公四年昭十  
 年晉韓起來聘公享之公孫僑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  
 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樂肆之客  
 從而笑之事畢富子大夫名不載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

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公孫僑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  
 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  
 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  
 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脰歸脰其  
 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  
 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左傳

公子然然氏 然丹 驪蔑然明

公子然名未詳亦宋子所生然氏之先也晉人執成公我立大子



髡頑成公四年

成十年

晉伐我而歸公以求成子然及晉盟于脩

澤成公歸十三年

襄元年

晉會諸侯伐我楚救我侵宋呂留子然

侵宋取犬邱成公薨事僖公僖公四年

襄六年

子然卒左傳子然丹

字子草鄭殺公子嘉然丹奔楚見楚傳醜蔑即然明明其字也

蓋子然之後

所出未詳

事簡公簡公十九年

襄二十六年

晉嬖程鄭使佐

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曰敢問降階何由揮不能

對歸以語蔑蔑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

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

在程鄭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明年程鄭卒

公孫僑始知蔑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也僑喜以語游吉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

吾見其心矣游吉問政于公孫僑僑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

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四年

襄三十一年

國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蔑謂公孫僑曰毀

鄉校何如僑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蔑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

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蔑貌惡晉羊舌肸嘗適鄭蔑欲



觀盼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盼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左傳

士子孔子孔氏子良

士子孔名未詳穆公妾圭媯之所生子孔氏之先也圭媯之班亞

宋子而相親宋子生公子嘉及子然故士子孔亦相親簡公元

年襄八年士子孔卒士子孔子曰子良名未詳子然子曰然丹即子

公子嘉實相子良然丹之室三室如一及國人殺嘉子良然丹

奔楚左傳

公子羽 羽氏 羽頡

公子羽名未詳穆公子羽氏之先也成公七年成十年為公子班所

殺事見班傳子羽孫曰羽頡為馬師與良霄比公孫黑伐良霄霄奔

許既而自墓門之瀆入因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良霄死頡

出奔晉為任大夫先是鄭有樂成者于雞澤之會奔楚遂適晉

故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武言伐鄭之說武以宋之盟故不可

左傳頡既出奔羽氏之族遂絕

論曰鄭穆十一子二子孔子然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曰七穆

余序列七穆次以四子所以昭有德理亂緒也至若子孔之始







晉歸成公公討立君者殺申及其弟叔禽七年成十三年夏六月夜

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公子騑

帥國人從而盡焚之殺班及班弟子驪班子孫叔驪子孫知左傳

公孫揮字子羽某公孫揮為行人事簡公簡公十七年襄二十四年

揮如晉聘十九年襄二十六年賞入陳之功公孫舍之八邑公孫僑

六邑僑辭曰臣之位在此且舍之之功也固予之受三邑揮曰

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自上而下隆殺以兩為數位在四

禮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楚康王卒郊敖即位公子圍為令尹揮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二十五年昭元年楚公

子圍來聘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國人惡之使揮

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眾逆公孫僑患之使揮辭曰以敝

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欲于城外除地圍使對曰君

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

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

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

復矣唯大夫圖之揮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

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

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入逆而出遂

尚史

鄭諸臣傳卷二十

二



會于號及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陳戈前衛離陳也魯叔孫豹曰楚

公子美矣君哉罕虎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公孫歸

生曰蒲宮有前言特緝蒲為宮以自殊異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

而假之寡君揮曰假不反矣州犁曰子姑憂子替之欲背誕也

言公孫黑殺良霄將為國難揮曰當璧猶在謂楚棄疾有當璧之命假而不反子其無

憂乎齊國弱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

矣衛齊惡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向戌曰大國令小國共吾

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義取暴虎馮河之可畏故不敢譏公子圍

退會揮謂罕虎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

子與子家公孫歸生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

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左傳

裨竈 里析附

裨竈鄭大夫簡公二十一年襄二十八年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

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星棄星紀之

次客在立禡失次于北禍衝于南南為朱鳥鳥尾為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楚受其咎是年周靈王崩

楚康王死二十三年襄三十年國人殺良霄初公孫蠆之卒也將葬

公孫揮與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即良霄其門上生莠揮曰其莠

猶在乎伯有侈以莠喻之言不能久存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曰竈指之曰



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歲星十二年而一終言歲星不再及降婁伯有必先亡也及其亡也歲在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三十三年昭九年夏四月

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公孫僑問其

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楚先祝融後故屬水

治火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與則楚衰故曰逐楚建陳妃以

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三十四年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竈言于僑曰七月戊子晉君將

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謂立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

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

居立栲之維首而齊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

得歲故知禍歸邑姜

公以登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星斯于是乎出逢公死之先妖

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吾是以譏之及期晉平公卒簡公薨事定公定公

五年昭十年有星字于大辰房心竈言于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瓘罍玉瓚鄭必不火僑弗與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

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請用之僑不可游吉曰寶以保

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火子何愛焉僑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

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僑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

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僑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僑使輿三十人遷其柩里析亦鄭大夫

鄭諸臣傳卷二十

尚史

鄭諸臣傳卷二十

尚史



也左傳

禪謀

馮簡子附

禪謀鄭大夫簡公二十二年襄二十九年公孫黑將伐良霄大夫和

之盟于伯有氏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與盟亂是用

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驪蔑曰政將

焉待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

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即良霄子西即世將

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也不然將

亡矣謀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又有馮簡子者能斷大

事故公孫僑有事與謀謀于野而使馮簡子斷之左傳

渾罕

渾罕字子寬鄭大夫簡公二十八年昭四年公孫僑作邱賦邱十

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僑別賦其田蓋如魯之田賦履畝而賦也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

為蠱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罕以告僑曰何害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

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罕曰國氏其先亡

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

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

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左傳

論曰子金立圉而晉惠歸元咺奉叔武而衛成復申謀改立乃



所以反其君也然國君惡貳討功以罪蓋十九焉僑作邱賦實  
啓利塗商書曰罔以辯言亂舊政又曰以常舊服正法度詎渾  
罕有聞而國氏昧之邪政由時變壹切而已

平公夫人傳于武姜

莊母

鄧曼

莊夫人

雍姑

莊妾

武姜申女武公夫人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段將襲鄭武姜將啟之公伐段段  
出奔共遂寘武姜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  
悔之告潁考叔考叔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  
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左傳

鄧曼鄧姓祭仲足有寵于莊公公使為卿仲足為公娶鄧曼生

昭公雍姑宋雍氏女莊公妾生厲公

左傳

文芊公姜氏

文夫人

燕姑

陳媯

江氏

蘇氏

文妾

文芊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並文公夫人文公三十五年

僖二十二年

楚子伐宋還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

樂師

示之俘

馘遂入享于鄭享畢夜出芊氏送于軍以二姬歸楚穆公元年

僖三十三年

楚伐我將納公子瑕瑕死芊氏歛而葬之鄆城之下

左傳

燕姑南燕氏女文公之賤妾也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

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

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敢徵蘭乎公曰諾生



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

蘭而卒左傳

陳媯陳女初為子儀妻子儀遇弒文公報之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

華子臧又娶于江生公子士又娶于蕪生子瑕子俞彌左傳

亂臣傳 共叔段 公孫滑 公父定叔 公子 呂附

共叔段者武公之子莊公同母弟也母曰武姜武姜生莊公及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

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

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

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段命西鄙北鄙貳

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段又收貳以為已

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武姜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段

出奔共段之子曰公孫滑段之亂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我取

廩延明年我伐衛討滑亂段之孫曰公父定叔定叔黨祭仲祭



仲殺雍糾逐厲公及厲公再入後二年莊十年公治與于雍糾之

亂者殺公子闕則強鉏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

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卒謚曰定左公

子呂字子封某公子未詳

祭仲字足又曰仲足為祭封人事莊公有寵使為卿武公及公

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平王崩周人遂畀號公政莊公二十三

年隱二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末二十六年隱五衛

人以燕師伐我仲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桓五桓王奪公政

公不朝王以諸侯伐我公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夜公使仲勞王且問左右三十八年桓六太子忽敗北戎

齊人將妻之忽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

公子子突子皆君也弗從四十二年桓十莊公薨太子忽立是

為昭公仲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仲立之宋雍氏女雍姑生子

突雍氏有寵于宋宋誘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

賂焉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是為厲公昭公奔衛公羊賢

為知權也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

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

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穀梁立惡厲公四年桓十仲專公患之

而黜正惡祭仲也穀梁說是

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

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仲曰雍氏舍而室



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厲公出奔蔡昭公入昭公立二年高渠彌弑之立子亶子亶元年桓十年

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

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

以知免仲曰信也仲卒傅瑕弑子儀厲公復入左傳

祭仲止司臣堵女父侯晉子師僕

尉翮 司齊 堵狗附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並鄭士也公子駢與尉止有爭

簡公三年襄十年諸侯伐我師于牛首將禦諸侯之師公子駢黜

其車抑之曰爾車非禮也尉止獲囚俘又與之爭弗使獻駢為

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公子駢殺公子熙公子狐等事見駢傳冬十月帥賊以入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劫公以如北宮

國人攻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翮司齊奔宋翮尉止子齊司臣子也八年襄十年我納賂于宋以

請餘盜公孫黑為質焉宋歸堵女父尉翮司齊良司臣而逸之

諸諸魯我醢堵女父尉翮司齊宋復歸司臣堵女父之族有堵

狗者娶于晉范氏既醢堵女父遂奪狗之妻歸諸范氏左傳

論曰子讀叔于田之詩以為民歸段仁及審其行而後知其愚

也夫段武姜寵子也陷而辟之害恩弗辟害義莊公蔓草其弟



滋蔓焉而後蘊崇芟薙之曰是得罪于天子無與也嗟乎段誠  
愚而莊亦忍矣是故天王殺其弟佞夫弟之者罪王也鄭伯克  
段于鄆不弟之者段不弟鄭伯不弟之所以深罪鄭伯也

逆臣傳高渠彌傳瑕高克附

高渠彌即高伯事莊公為卿莊公三十七年桓五桓王伐我渠

彌以中軍敗王于繻葛初莊公將以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

不聽及昭公立懼其殺已也二年桓十弒昭公立公子亶明年

齊人殺子亶而轅渠彌傳瑕初事子儀為大夫子儀十四年莊

四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

而赦之夏六月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

高渠彌之後高克為文公大夫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使  
克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

左傳

公子歸生公子宋

公子歸生字子家公子宋字子公並鄭大夫也事穆公穆公三

年文二歸生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取汪及彭衙十四年文十魯

侯朝晉還公會之請平于晉與魯侯宴于棊歸生賦鴻鴈義取

鯁季孫行父賦四月取行役歸生賦載馳之四章取有急行父

賦采薇之四章取豈敢定居示公拜魯侯答拜二十一年宣二

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及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樂呂穆



公薨靈公即位靈公元年宣四楚人獻鼃于公公子宋及歸生

將見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

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宋而弗

與宋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

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夏弑靈

公襄公即位宋既弑君謀從晉以求媚襄公三年宣七及晉平

宋相公會諸侯盟于黑壤五年宣十歸生卒國人討靈公之亂

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改葬靈公左傳

公子駢駢子五八而求晉師費而歸支奔鄭入為之知

公子駢字子駟穆公之子也歷事靈襄悼三公為卿成公三年

成九晉執成公公子班立公子緇國人殺緇立成公太子髡頑

公子班奔許明年駢為質于晉成公歸七年成十公子班入殺

子印子羽反軍于市駢帥國人盟于大宮從而盡焚之殺班十

年成十我叛晉駢從楚子盟于武城夏晉伐我我使告于楚大

夫姚句耳與往楚救我過申句耳先歸駢問焉對曰其行速過

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

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楚師敗績十一年成十駢侵晉虛滑

十四年襄二公有疾駢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為鄭故親集矢

于其目若背之是棄力與言也秋成公薨僖公即位公子喜當

國公子發為司馬駢為政晉師侵我諸大夫欲從晉駢曰官命



未改不欲違成公意冬乃及晉平信公五年襄七年公將會諸侯于鄒駮

相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鄒駮使賊夜弑公而以瘞

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簡公元年襄八年羣公子以

僖公之死也謀駮駮先之辟殺公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子狐之

子孫擊孫惡出奔晉久楚伐我駮欲從楚曰周詩有之曰侯河

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

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

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公孫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五會謂雞澤戚城隸鄒邢邱今將

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

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

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

以待晉不亦可乎駮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駮也受其咎乃

及楚平二年襄九年晉伐我我成將盟六卿皆從公晉為載書曰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

此盟駮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白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

尚史 鄭諸臣傳卷二十



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取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  
還冬楚伐我駢又將及楚平諸大夫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  
背之可乎駢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  
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  
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  
及楚平三年襄十年尉司五族作亂殺駢于西宮之朝左傳  
論曰渠彌傅瑕之賊君救死也若夫動口腹之欲以成惡不亦  
惑乎夫逆德大惡也弑君顯辟也死而可逃斲棺其已乎駢之  
無上不以國誅而死西宮之盜幸矣







